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凡人欲爲父母子孫計永遠者，當以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効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

漢陽羡長袁玘，忠厚正直，常言死當爲神。一夕

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覦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爲銅棺山

仁人孝子。既得眞穴。其在舊坟。切勿毁之。邀福恃勢。徙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爲巳塚。恐心害理。巳不爲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

明典記載　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帝王忠厚開國。即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

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
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
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
是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
作子咲子作父咲若要不咲須是龍叫之嘲
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乎
國朝莆中有甲科嚴姓者與殿元柯潛同榜生
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任江右廉憲

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為母覓地顧入閩
闕郎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扦葬畢
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寤向
所扦者爲凶壞返而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
故誑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天
後果零落顧又與嚴扦一陽基嚴禱九里湖
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爲瓜瓞之兆及搆成滿
室盡瓜以符之詎知莆之鄉語瓜云柯也夢

是地多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狀元

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矣

地理玄關云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默宰之者厚德格天天將啓以昌運故陰假權於明師而默使賓主和同苟刻薄狙詐上干天和將鰥其遭遇故使明師與之風馬牛盲師與之

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多謀以竄之甚而殺人與訟破家輕貲以求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為有無古之李林甫蔡京秦檜輩厥後維昌不墜耶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岩扦一穴為風吹羅帶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巽上畫一條記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

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主設大樂宴。皓聞不樂。辭表有云。義不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恐聞夷樂之、音。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

其親者噫為父母者皆以子多為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行誼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挾私見而久暴其親況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閎疏彈晦翁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

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發墓獲誅吾何為效此不道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

二一因固執巳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為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譬猶不耕而求獲也存耕鋤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鵲舉獲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葬不

是我見富貴人家坱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

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為安若見毀冥恨不淺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

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乎。

神廟時玉山夏子陽爲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爲念家務本自不裕耐守青氊然布施之念常堅每採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狙不設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卧所囑之曰。

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世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扦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

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為政者耳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邢中和鄒廷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巳

方殺見午地刧衝財輸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葬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郎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衢州望使畫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巳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斡福地

天留以待我　熈　仁二祖故惡景鸞之輕洩而裨之遺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幼喪父哀毀骨立奉母周氏甚孝適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填塹不克又貧不能遷無何喪母母屬纊謂曰塚陸沉奈何恒痛母言即以鐵鎖繫項仰天誓曰恒不徙墓不去此鎖懷憤六年朋輩親友爭爲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

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得不傾巡按御史東郊祭其墓

李八公葬其子於鷄籠尖初葬時謂其孫曰葬後週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泉所願足矣子有損何惜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來綿延盛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蕃盛

國朝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爲始祖處士公海卜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

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丈許堪輿家執之不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毋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有宋曾子固筆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悄戚不樂余念此技亦可精奈何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烏

諸書曰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曰走山谷二
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
幸取狀頭靑鳥之力也嗟乎君與未幾下世
矣君與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
富貴壽考而取夭狀頭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圓施人來
取者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
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圓母日日與之終三年

如一日。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生子九人登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問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蕭鏗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為亭。亭柱間書一絶云。塚上為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菴日纂二集韜韻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鐵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翦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妻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笑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卞延之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爲此幘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鞍臨水久之乃去

泰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伴依岱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汝苔侵藥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月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闥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荊問水天涯韻士高人

丁。筋。佐。觴。品。外。澗。毛。溪。蕨。主。之。榮。也。扁。軒。塞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疊。筵紛。几。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稟。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蕭。瀟。雨。便。瀟

瀟木握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摶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絍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

蜀峨嵋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淸盟誰可託

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眞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臭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淸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

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即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立尋壑更出世外叢翳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

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觀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與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藝花足跡不

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問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襆冠華服逍遥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僇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令世視此襆冠一似貨乎天冠於大市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

供。

賦、飲、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爾、海、月、山、雲、是以藉艸斑荆安穩林泉之叟彼裘拾穗逍遥艸澤之癯。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夫貴勢高張榮華滌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蹩躠猶戀此物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耕種稑理麻豆而日夜問

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馬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

任轂有經學居懐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憶列嶅爭議攢峰聳誚北山移

文所爲作也掩雲關截來轅山靈其肯爲仕宦開徑乎

滇滓于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于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淸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之際徵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
英會

推窗即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忘漑灌之
煩闢人無啓閉之擾眞游衍以自適洵塵氛
之不侵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

宗敬微嘗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明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新莽迎龔勝爲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勝曰。吾受漢恩。恐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

去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

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當眞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閑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酹髮箕踞歌離騷指

林麓寂幽處瞪目絕叫月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做新封藐故侯階除馴雀來相就東鄰殺牛西鄰賣酒忘貧忘富忘機鼓舞回頭應人呼馬還復應呼牛

山舍肆優游挾高僧訪舊遊無干世事不開口箬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夷猶石門斜月猶自到松丘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趣更幽爐煨榾柮瓶煖酒山童飯牛山妻製裘躭閑正値閒時候棹孤舟歸來興盡立雪釣溪頭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燥炭尋常有賓來不憂賓行不留世間俗態消磨久趣悠悠無牽無絆平地即丹丘

山舍肆優游飼遯陽苦建酋時危祇合潛初九山多可憂田多可憂盧仝破屋渾如舊免征

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鷗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抬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

慙色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囀毛裀爲紈綺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奚輸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堦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閧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則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潰無涯嵐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郊中野坐固可班荆徑裏閒談最宜拂石侵雲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去莊嚴蓮座況乃梳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

午鼓清聲甚遠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也

東坡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凉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

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
上詩者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
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
槐傳留取完名久遠存王公得詩大悅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
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

臥房廚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荏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眉公曰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巳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巳卽去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

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山齋逼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遍遊船歌聲浮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閒望見綠疇麥浪層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節散步覺數年塵土肺腸俱爲洗淨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

狀肱臥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

工竟不得見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褒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月沙

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

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

事似出世外花爲婢僕鳥當笑談溪蔌澗流

代酒肴烹享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

雲影松風蘿月爲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固濃然亦清華

凡山具設經籍樸杅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榔䊵梳蘆花被以連牀夜話俾黃面老叟白髮漁父以遣老忘機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旣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山蕨飲三江水耳。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予行役關西。由陰漢子午谷山行。崖壁叢業林木蓊鬱。見水濱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遥者。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

問何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閒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蓺蔬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于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希進躐榮而莫知止也羅念菴先生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

團蕭而今始解開非佛到得能開幾丈夫王守溪先生詩云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窗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生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昨非菴日纂二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闁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珏販糴爲業授人升斗任自量一斗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他人幸出輕

入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偏洪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後宰相李珏出鎮淮南下車晏入一洞府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珏覺異而訪得之召至窬室問平生何修珏言愚民不知所修只卑販糴以對珏咨嘆良久丹陰功不可及也以嫛古之珏後百歲餘尸

報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太臣奕。旁忽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殺。還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威不敢言。未幾。崔卒。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成

崔某字子聞易以他牛屢剪復出長與有刁民武斷鄉曲設計圖人產業成券僅半償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狼莫敢爭飲恨而已亡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敘生平狀隱處且召其子一一勸還遂踣地死噫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爲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爲乎或乃近據目前兒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瞞也某氏昌熾曰

爲惡得禍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爲
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
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
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罷呼聲相續
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
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
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宋咸淳夏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

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决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逃其語於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於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

是以報也

宋虜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壘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四見一隊軍馬旗幟自北來不類虜人兼資隱蘆荻避之俄有呼者曰蘆荻中為誰旁對曰中國生人與吾無涉兼資問知為鬼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神曰有奉天符助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答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

也資遂遐請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孤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面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

六箭五着兜鍪虜人相傳謂吾而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以揚聲威虜耳問答之間報天漸曉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回顧已無睹矣未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必勝之言冥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二人設宴百計窮奢相尚未已瓚一日宴昂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昂後宴賓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骰肉以啖賓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賓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灸以行酒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楠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人斯學而死。人謂之宅泣。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

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

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奡。亦通丘嫂女歧。

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

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

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

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

執。納蹇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

[illegible]陸抗之誅步闡百戶俱盡機雲之族於孫秀也亦齠齔不留曹操之簒漢鼎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甄后之死郭后擁窒其戶及郭后之戮亦以擁窒其戶朱温令蔣暉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弒温温亦走繞柱斲

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莽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天之報惡人轉爲毒類以遝其罪如經所云

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氣然後結爲精魂托爲異物依草附木顯設變移至於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耳若復轉爲蜈蚣轉爲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夫以翦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謀武穆而夷二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更爲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

反沿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災周廻甍盡烟焰中獨存其居子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之嗣里有豨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

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姝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愛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隲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洛州都督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

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嘗遣奴就官廚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誡使汝然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

扶我起見韋尙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揑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

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其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鑱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冥報信不爽云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駈六合於毫端弄羣思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薰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談佛老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

轉盻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
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禳死不能延乎須臾平
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
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
乞命凌遠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
桓温下車而搏顙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
軫范雎求救於高祢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
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離我罪業隨

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

桑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凉便斬扇者後爲并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如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曰

前頭的亦是雨

宋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牛食艸之際併食其衫疑隣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隣兒稱寃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罎積錢十年

而鄰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憫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煬帝開汴渠以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役丁夫三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室廬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

羊肥者。蒸熟糝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謂曰含酥臠。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下馬村有陶榔兒者。富而兇。祖塋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榔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賚。貧氏競故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郡失孩兒數百。

哀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狐達知之令人潛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夜置於中鎖之全家秉燭邐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犢易河道敕來護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柳兒兒弟五人并時磔死吁王法止此耳若冥冥之中即億萬刼尚消除不盡惜無見

之以語人者。

宋時有裴氏妾夏沉香。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州吏易三掾。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倒際雖加以死罪。其後雖還京師。轉授卭一異人。邢生問休咎。邢拒弗荅。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雖、聞之。悚汗廢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冤對非邪。

貴池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嫗。事姑不敬。姑

年甚老無雙目娘以食畀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娘首以犬續之既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娘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嫂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
皆成立且生孫相繼登科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剖剝黎庶稔毒宣
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盻之間盡就誅滅
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
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
爍時眞魚遊釜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
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

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晌之得意為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劫良可哀矣

國初林鎬為工科給事　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具罷行役以蘇民生一疏辭理懇至　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目間見二鬼使捽至一殿紫袍者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案前一

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

俄一叟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

墮地。吏驚云。太上老君。以林鎬嘗罷行役。蘇

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鎬還

魂。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參知

政事范仲淹也。一棰而寤。流汗如洗。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

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宬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斃。

巖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寃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懼。叩道士求救。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合水噴柳枝掃地。瞋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恐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寛矣。次日黃昏果

卒。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滌。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日。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咲曰。男子

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母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驅、殿、已、遍。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附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

男女。皆著肉鏁。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羣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

去暖處。其下有實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此後不更聞矣。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吳堯卿爲僞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致賂。縱厮養輩。必頸祗以金玉餌之。微失勢。

雖素約爲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爲佻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咲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徃答道士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寃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

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即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費戚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奔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釋曇肅師者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

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驊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狠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畢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官。皆以爲妄。

其後一皆符合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之者切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眞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之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婬佚出嬉

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穽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易此

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為煬

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
業終爲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
出爾反爾之報固可誣哉

武氏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
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
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
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
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

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悉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宋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公宅日當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惆然後至一廟見一土木短鬼貌如所見扇亦在焉

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處五溪不毛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

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恩身處遐陬便不能堪乃華人士族必致醜地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受陰譴雖他美莫贖耶

陝允爲司獄有富商犯死刑商僕以巨萬求免允詐許焉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斃之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奈夜暴卒何僕曰此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兩得後免官歸娶妾生

一子才八九歲歷覽羣書十六舉狀元衣馬

酒色恣其欲貴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

慟絕數四臨葬不忍必欲開棺視訣尸變爲

四五十有鬚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

人我敢隱具述前事衆爲駭嘆

徐啓玄道高術精逆知前世事時王御史只養

一女憐愛之甚名曰金英玄一日過王門見

有寃氣亘天徑造見曰適經貴宅有重寃何

報大人知否。因請童僕男女遍觀。皆云非是。問更有何人。曰。只有愛女。玄曰。即此是矣。言畢。即闖其女扃門。嘆曰。我伺便報冤。乃無賴道士顯我。大夫驚懼。禮玄求救。玄取水一盆。劍一口。隨大夫至閣內。令開門。女曰。是我宿冤。干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救拔為功。曷不速變。乃步罡訣。以水噀之。叱曰。速變本形。開門進視。已化為白骨。斂致靈車。棄之野。大夫與

夫人驚哭拜謝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曹操臨終時囑銅雀臺諸伎每日奏樂上食有

幼子倉舒卒欲與邴原夭女求爲合葬原力

以嫁殤非禮爲辭後覓合甄氏女葬焉自謀

與爲子謀即泉下猶惓惓伉儷若此乃國君

結髮正后不容他到白頭每讀史至華歆破

壁取后揪髮跣足呼上求救上曰我命不知

盡在何時慘動天地未嘗不髮上指冠後生
曹丕毒死母弟遍烝宮嬪猶似未足償其萬
一冥冥不知幾百刼才得銷鎔也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
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
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
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